



流年碎影

烈日当空,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叫着,周围一点风都没有,时间不长,我和奶奶就汗流浹背。但祖孙俩仍兴致盎然,乐此不疲。几个小时下来,我们就拾了一篮麦子。

拾大麦

□刘德明

说到“拾大麦”,很多人会说,我们小时候谁没拾过大麦呀?是的,对农村的孩子来说,拾大麦是很平常的事。每到夏天,生产队的麦子刚收割完,一群小孩就涌到麦田里,拾大人割麦时遗留下来的,或搬运麦子时不小心撒在田里的麦粒,甚至大人会故意留一些麦子在田里让孩子去拾。很多小孩半天下来,能拾几十斤麦子。孩子们高兴,大人也心照不宣,甚至是有意为之。

我生活在小街上,自然没有麦子可拾。不过,家住农村的奶奶曾带我拾过大麦。

那是一年的夏收时节,奶奶来我家避暑。学校刚好放假,这是专门让农村孩子回家帮助大人抢收抢种。对我们小街的学生来说,就无所事事了。这天午后,奶奶对我说:“你们街上人闲得慌,可乡下正大忙呢。”过一会儿,奶奶又悄悄对我说:“我们去拾大麦,怎么样?”“好啊!”我突然来了兴趣。奶奶说:“好,跟我下乡去。”

说去就去,祖孙俩背个篮子下了乡。所谓下乡,就是到农村,从小街到农村也就一二里路。到了乡下,附近的麦田刚刚收割过,田里仍有不少散落的麦子。我和奶奶沿着刚割完的麦田,手忙脚乱地拾了起来。

烈日当空,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叫着,周围一点风都没有,时间不长,我和奶奶就汗流浹背。但祖孙俩仍兴致盎然,乐此不疲。几个小时下来,我们就拾了一篮麦子。回家时,奶奶和我轮流背着,走累了,就停下来歇一会儿,好不容易才坚持走到家。

刚到家门口,就被父亲看到,不问青红皂白,就拿根小棍子追着我打,当即被奶奶拦下:“不准打,是我叫孙子去的。”父亲也只好作罢。

如今每每想起这段往事,总对父亲心怀感恩。父亲怕我误了学业,耽误前程。

其实,所谓“拾大麦”,是小街人的一种“捡漏”之举。每到夏收时节,总有一群人下乡“捡漏”。记得有一年暑假,我去了农村伯母家,在那里玩了二十多天,每天都和哥哥弟弟姐妹妹们下田拾大麦。农民们割完大麦后,满田都是背着篮子拾大麦的小孩。回到小街时,邻居们都说我成了“黑泥鳅”。

如今,拾大麦的背影已经模糊,但回忆起来依旧如昨。人过古稀,总喜欢怀旧,前些日子特地下乡,想再觅一次儿时拾大麦的景观。麦田一片金黄,大型收割机在金色海洋中穿行,所过之处,只剩一片齐整整的麦茬,鲜有麦穗掉落地上。三三两两的农民聚在树荫下,喝茶聊天,不见儿童奔跑的身影。哦,那些日子已经尘封进了历史。

海风吹拂

夕阳下,盐滩的落日是完美的,它透露出一种启示的味道,多的是一种对人类智慧的赞美。

夕阳下的盐滩

□李国前

夕阳下,盐滩静悄悄,洁白的盐在阳光下闪耀。卤花绽放、机器轰鸣、汗水结晶,这是盐工们的生活,也是淮盐的秘密。

夕阳洒在盐廩上,像丰碑烙下历史风霜。夕阳洒在池埕上,照亮了盐工的脸庞,也照亮了他们的希望……

“青丝白发一瞬间,年华老去向谁言。”我喜欢深秋夕阳下的盐滩,因为这夕阳正好落在我退休后的情绪之中。

说来也怪,在此之前我似乎并没注意到盐滩的夕阳。虽然长年生活在盐场,也有过写盐滩的文章,但在盐滩全神贯注着夕阳还是真真切切头一回。

人在退休之前,自我感觉总是处在人生的起点,而不会去考虑终点。退休之后,人生的终点就会隐隐约约地浮现在眼前,于是便有了一种回溯的可能,对人生整个过程的思绪自然就会飘然而至,夕阳下的盐滩与我便产生了共鸣。

我只想描述新滩日晒制盐那一次看落日,因为感动我的不仅是落日那一刻盐滩的美景,更有夕阳下所蕴含的那一缕抽象意念。所以,我只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来描写夕阳下的盐滩。

然而无论如何,新滩现代日晒制盐万亩盐滩上的落日是极其壮观的,极其美丽的。

久久地,我静静地站在盐廩上向西望去,如痴如醉地凝视着逐渐逼近盐池的落日,感动得泪花闪闪。

清晨的朝霞和傍晚的夕阳给盐滩增添了妩媚与热烈。白天的太阳照在盐滩上,你几乎感觉不到特别:要么你会为太阳把卤水晒成盐赞叹,要么你会为太阳晒黑盐工的脊背而责怪太阳,要么你会因为整个大海和天空都同样明亮而忽略了太阳的存在。夕阳就不同了,你不仅一眼就看到一轮又红又大又圆的太阳正坠向盐池,而且你更会因天空的澄澈与盐池沐浴着一处辉煌,而感受到夕阳的壮观。

此时此刻,盐滩上星罗棋布般的盐池和如小山一样的盐廩,在夕阳的辉映下,似乎是从地平面浮现出来的,像一组组盐滩的诗在吟唱,像一曲曲盐滩的音乐在回荡。

然而,这种“动感”只会在你心中涌起,盐滩的夕阳本身,却像古人所推崇的“大音希声”。

夕阳的美丽之处还在于它是极其温柔安详的,西边天际的夕阳好似一把油画笔,把盐滩涂成一块块丰富的色块,一幅有灵、有魂、有诗、有情的油画,在夕阳下燃烧着生命的彩霞,把秋声塞满天与地的空间。

夕阳下,万亩盐滩一望无垠,偶有几声啾啾海鸟鸣过,增添了无限情趣。

盐滩上也有树,在我的眼里,这树就是数百根矗立盐滩上的电线杆,恰如老圩里的苦楝树,于半明半暗中沸腾一身滚烫的血性,它们恋着劳作于盐滩上的盐工。

近处盐圩里炊烟袅袅去会西天的落日,青烟也在夕阳的亲热中红了脸颊。

远处天地游来几朵白云,如絮如丝,悠闲地飘向落日,立刻被夕阳烧红融化,变成满天紫霞,与盐滩、盐圩融为一体。此时的盐滩显得格外宁静清晰,更显现出一种动人心魄的本色来。

夕阳下,盐滩的落日是完美的,它透露出一种启示的味道,多的是一种对人类智慧的赞美。

农家风情

农人们早出晚归时,总喜欢看一眼南瓜花,瞅一眼南瓜藤上的风景,心里涌动着丰收的喜悦。

南瓜花开

□陈宝林

“懒向青门学种瓜,只将渔钓送年华。双双新燕飞春岸,片片轻鸥落晚沙。”陆游的《鹧鸪天》词句在唇齿间流转时,我突然想起,该是南瓜花开的时节了。这个念头一旦生发,便如藤蔓般缠绕心头,驱使我放下手中书卷,匆匆驱车返回西乡——我的故里,迫不及待地再一次近距离欣赏南瓜花的芳香。

南瓜属葫芦科蔓生草本植物,其貌不扬却内蕴丰盈。花萼与花瓣连成钟状,那金黄色的花瓣质地厚实,在阳光下呈现出半透明的质感。这朴实的植物浑身是宝:花可清炒,藤可凉拌,果实既能当菜又可代粮,在我们西乡,人们都亲切地叫它“饭瓜”“米瓜”。它不择土壤,不择环境,不嫌贫瘠,在干旱中依然能展现出强健的根系。这般顽强的生命力,恰似我那些在盐碱地上劳作的西乡乡亲。

清晨的菜园最动人。露珠还悬在叶尖时,南瓜花便次第绽放了。它们像一个个金色的小喇叭,鼓着腮帮子吹奏晨曲。朝阳被这乐声唤醒,揉着惺忪睡眼从东山探头;鸟雀们扑棱着翅膀加入合唱;连天边的云朵都驻足聆听。苦瓜花、丝瓜花也不甘寂寞,纷纷绽开笑脸。这乡野的交响乐,比任何殿堂里的奏鸣都更让人沉醉。

记忆里最鲜活的,是儿时在祖母菜园追蝶的景象。南瓜花蜜吸引着成群的菜粉蝶,我们几个孩童便蹑手蹑脚地在藤蔓间穿梭。表兄佩华身手最敏捷,常能徒手捉住停在花蕊的蝴蝶。当他摊开掌心,那颤动的翅膀上还沾着金粉似的花粉,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。我们的欢笑声惊飞了篱笆上的麻雀,却吹不散南瓜花恬淡的芬芳。

若将百花比作美人,南瓜花定是那个穿着荆钗布裙的村姑。它没有牡丹的雍容,不似寒梅的清高,更无玫瑰的娇艳。但你看它——在烈日下依然挺直腰杆,在暴雨后照样舒展笑颜。不与月季争春,不和荷花斗艳,就在篱笆墙角默默绽放自己的芳华。那明晃晃的金黄,是大地本真的颜色。

最令我动容的,是深秋时节的南瓜花。当白霜打蔫了瓜叶,仍有倔强的花苞在晨光中绽放。没有支架就匍匐前行,生在草丛便与杂草为邻。它们懂得生命的智慧:雄花甘当配角,用花粉成全雌花的孕育;雌花坦然接受蜜蜂做媒,完成生命的传递。这恰似我们这些平凡人的生存哲学。

西乡的南瓜花别具风骨。在芦苇荡旁,在河堤上下,在每处不起眼的边角地,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。粗犷的藤蔓上,叶片绿得能滴出油来,花朵却娇嫩得让人心颤。农人晨起劳作,暮归歇息,总要望几眼这金灿灿的风景。待秋深时,磨盘南瓜、狗腰南瓜枕着大地,表皮覆着薄霜,像极了老农饱经风霜的脸。农人们早出晚归时,总喜欢看一眼南瓜花,瞅一眼南瓜藤上的风景,心里涌动着丰收的喜悦。

如今站在老家的菜园里,忽然明白:南瓜花开的模样,就是故乡最本真的容颜。它教会我的,何止是顽强与奉献,更是一种扎根泥土却仰望星空的生存姿态。

